

中 | 华 | 经 | 典 | 名 | 著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史通

白云 译注

【下】



中華書局
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中华
经典
名著

白云◎译注

史通 下

中华书局

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

【题解】

本篇主要论述我国上古至唐初史官建置的起源和沿革变化情况。

刘知幾将史官与史书结合起来展开论述，首先从史官和史书的功用讲起，认为因为有史官和史书“记言载事”，不仅可以使“前言往行”如在眼前、皎同星汉，更可使后代人们“神交万古”、“穷览千载”，进而产生“思齐”和“内自省”的启迪和教育意义，发挥“劝善惩恶”的重要作用，所以感叹史学的作用太博大，简直就是“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”。而史籍编述必出于史官，故专论历代史官建置。

刘知幾分十二条逐一论述了先秦、秦汉、新莽、东汉、曹魏、刘蜀、十六国、北齐、北周、隋、唐等历代史官的沿革废置，条分缕析，简要详明。又以第十三、十四条论析史官的职责，即书事记言和勒成删定，两者要求不同，但相辅相成，目的完全一致。刘知幾特别指出，自古以来史官虽多，但汉魏以下，许多史官有名无实，既无史才，又没有参与实际修撰工作。却署名于史书之上，争受爵赏，厚诬当时，致惑来世。刘知幾身当其任，感慨良多。此风流弊，直至清末。

夫人寓形天地，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^①，如白驹之过隙^②，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，疾没世而名不闻^③。上起帝王，

下穷匹庶，近则朝廷之士，远则山林之客，谅其于功也名也，莫不汲汲焉孜孜焉^④。夫如是者何哉？皆以图不朽之事也。何者而称不朽乎？盖书名竹帛而已^⑤。向使世无竹帛，时阙史官，虽尧、舜之与桀、纣，伊、周之与莽、卓^⑥，夷、惠之与跖、跻^⑦，商、冒之与曾、闵^⑧，俱一从物化。坟土未干，则善恶不分，妍媸永灭者矣。苟史官不绝，竹帛长存，则其人已亡，杳成空寂，而其事如在，皎同星汉。用使后之学者，坐披囊篋，而神交万古，不出户庭，而穷览千载，见贤而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。若乃《春秋》成而逆子惧，南史至而贼臣书^⑨，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，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。由斯而言，则史之为用，其利甚博，乃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。有国有家者，其可缺之哉！故备陈其事，编之于后。其一条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蜉蝣：《说文》云：“蜉蝣，朝生暮死者。”是一种生命极为短暂的虫子。此比喻微小的生命。
- ② 如白驹之过隙：《庄子·知北游》云：“人生天地间，若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”用以比喻时间极短。
- ③ 疾没世而名不闻：语出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“子曰：‘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’”
- ④ 汲汲：急切的样子。
- ⑤ 竹帛：竹简和白绢。古代初无纸，用竹帛书写文字。引申指书籍、史乘。
- ⑥ 伊、周：伊尹、周公。莽、卓：王莽、董卓。
- ⑦ 夷、惠：伯夷、柳下惠。跖、跻：盗跖、庄跻。
- ⑧ 商：《春秋》云：“文元年冬十月，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颀(jūn)。”商

臣，即穆王，颍为成王名。冒：即冒顿，射杀其父单于头曼，自立为单于。曾：即曾参，孔子弟子，以孝著称。闵：闵损，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：“闵损，字子骞。孔子曰：‘孝哉！闵子骞，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’”

- ⑨南史至而贼臣书：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云：“太史书曰：‘崔杼弑其君。’崔子杀之。其弟嗣书，而死者二人。其弟又书，乃舍之。南史氏闻太史尽死，执简以往，闻既书矣，乃还。”参见《直书》篇“齐史之书崔弑”注。

【译文】

人活在天地间，其生命就好像蜉蝣生物朝生暮死一样短暂，又如白驹过隙一闪而过，然而人们仍然痛恨年轻时没能建功立业，惧怕死后声名默默无闻。上自帝王，下至百姓，近则有朝廷大臣，远则有山林隐逸高士，对于功和名，无不急切地努力去追求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都是为了谋图建立不朽的事业。怎样才能称名不朽呢？大概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史书罢了。假如世上没有史书，时代没有史官，即使圣明者如尧、舜和残暴者如夏桀、商纣王，贤能者如伊尹、周公和篡位者如王莽、董卓，仁善者如伯夷、柳下惠和暴虐者如盗跖、庄跻，弑君父者如商臣、冒顿和纯孝者如曾参、闵损，身体与名字都一起消亡了。掩埋的坟土还没有干，就已经善恶难分，美丑难辨了。反之如果历代史官不绝，史书永远流传下去，那么虽然人已经死去，身体早已不存在，但他们的事迹却还存在，清晰得如同银河那样璀璨。因此使得后世学者，静坐着翻阅史册，就能神交万古，不出家门，就能穷尽上千年的史事，见到贤能者便向他们学习，见到品行恶劣者而能反省自己。至于《春秋》修成后乱臣贼子都很惧怕，南史到来后乱臣贼子的行径都被记载了，史官记事载言的职责就是如此，史书劝善惩恶的作用也就是这样。由此说来，史书的社会作用，其功用实在太博大了，是关乎百姓生存的急务，是关乎治国安邦的大道。对于国君和大臣，怎能缺少呢！所以详细陈述史官的情

况，编列于下文。其一条。

盖史之建官，其来尚矣。昔轩辕氏受命^①，仓颉、沮诵实居其职^②。至于三代^③，其数渐繁。案《周官》、《礼记》，有太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左史、右史之名^④。太史掌国之六典，小史掌邦国之志，内史掌书王命，外史掌书使乎四方，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《曲礼》曰：“史载笔，大事书之于策，小事简牍而已^⑤。”《大戴礼》曰：“太子既冠成人，免于保傅，则有司过之史^⑥。”《韩诗外传》云：“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，太史令也。”斯则史官之作，肇自黄帝，备于周室，名目既多，职务咸异。至于诸侯列国，亦各有史官，求其位号，一同王者。

【注释】

- ①轩辕氏：即黄帝。古史传说姓公孙。居于轩辕之丘，故名曰轩辕。战胜炎帝于阪泉，战胜蚩尤于涿鹿，天下诸侯共尊为天子。
- ②仓颉、沮诵：相传黄帝时的史官，造字的始祖。
- ③三代：指夏、商、周三朝。荀子《王制》：“道不过三代，法不贰后王。”
- ④太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：见《周礼·春官·宗伯》记载。左史、右史：语出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”。又《礼记·玉藻》则谓“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”。
- ⑤大事书之于策，小事简牍而已：语出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序》：“周礼有史官，掌邦国四方之事，达四方之志，诸侯亦各有国史，大事书之于策，小事简牍而已。”策，连编的竹筒。
- ⑥司过：劝善规过。

【译文】

史官一职的设置,由来已久。从前黄帝时授命,仓颉、沮诵担任了史官之职。到了夏、商、周三代时,史官职数逐渐增多。据《周官》、《礼记》记载,有太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左史、右史等职。太史负责治典、教典、礼典、政典、刑典、事典等六典之制订,小史负责国家大事的记载,内史负责起草诰示敕命,外史负责起草应对四方邻国的往来信札,左史负责记载帝王的言论,右史负责记载帝王的行事。《曲礼》说:“史官的职能,是把大事记载在连缀的简策之上,把小事记载在短小的木片上。”《大戴礼》说:“太子二十岁行加冠礼后,去掉太保太傅,而配备有劝善规过的史官。”《韩诗外传》说:“守法尽职而不敢胡作非为,这就是太史令。”由此可见史官一职的创始,开始于黄帝,完备于周王室,名目已经增多,职责也都各不相同。甚至各诸侯列国,也各自设有史官,其职务类目,一如周王室。

至如孔甲、尹逸^①,名重夏、殷,史佚、倚相^②,誉高周、楚,晋则伯廛司籍^③,鲁则丘明受经^④,此并历代史臣之可得言者。降及战国,史氏无废。盖赵鞅^⑤,晋之一大夫尔,有直臣书过,操简笔于门下。田文^⑥,齐之一公子尔,每坐对宾客,侍史记于屏风。至若秦、赵二主滹池交会,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、鼓缶^⑦。此则《春秋》“君举必书”之义也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孔甲:一说为黄帝之史,一说为夏初之史。此当指夏初之史。尹逸:当是殷末史官。
- ② 史佚:周初史官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云:“周公诛灭唐,成王与叔虞戏,削桐叶为珪,以与叔虞曰:‘以此封若。’史佚因请择日立叔

虞。成王曰：‘吾与之戏尔！’史佚曰：‘天子无戏言。言则史书之，礼成之，乐歌之。’于是遂封叔虞于唐。”倚相：春秋时楚国的左史。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，称其为古之“良史”，“是能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”之书。

④伯廙(yǎn)司籍：伯廙，春秋时晋之史官。《左传·昭公十五年》：“伯廙司晋之典籍，以为大政，故曰籍氏。”

④丘明受经：《春秋左氏传》杜预序云：“左丘明受经于仲尼。”

⑤赵鞅：即赵简子，春秋末晋国执政上卿。

⑥田文：《史记·孟尝君传》云：“孟尝君，名文，姓田氏。孟尝君待客侍坐语，而屏风后常有侍史，主记君所与客语。”

⑦秦、赵二主泚池交会，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、鼓缶：事见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：赵王遂与秦王会泚池。秦王饮酒酣，曰：寡人窃闻赵王好音，请奏瑟。赵王鼓瑟。秦御史前书曰：某年、月、日。秦王与赵王会饮，令赵王鼓瑟。蔺相如前曰：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。请奏盆缶秦王，以相娱乐……前进缶，跪请秦王……秦王不怪，为一击缶。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：某年、月、日，秦王为赵王击缶。

【译文】

至于像孔甲、尹逸，名声显赫于夏初、商末，史佚、倚相，声名享誉于周初、楚国，晋国则有伯廙掌管典籍，鲁国则有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而著《春秋左氏传》，这些都是历代史官中的杰出者。到了战国以后，史官设置延续不废。赵鞅，只不过是晋国的一个大夫，仍有正直的史官记载他的言行过失，时时手持史册于门庭。田文，不过是齐国的一个贵族公子，但每当他会见宾客，总有史官在屏风后记录他们的谈话。至于像秦、赵两国国君在泚池相会时，各令其御史记载某年某月某日鼓瑟、鼓缶的史事。这就是《春秋》所谓“君举必书”的深刻含义吧。

然则官虽无缺，而书尚有遗，故史臣等差，莫辨其序^①。案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^②，载其图法出奔商。商太史向挚见纣迷乱^③，载其图法出奔周。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^④，亦以其图法归周。”又《春秋》晋、齐太史书赵、崔之弑^⑤；郑公孙黑强与于盟，使太史书其名^⑥，且曰七子。昭二年，晋韩宣子来聘，观书于太史氏，见《易象》与《鲁春秋》，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”然则诸史之任，太史其最优乎？至秦有天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学章》^⑦。此则自夏迄秦，斯职无改者矣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史臣等差，莫辨其序：意为由于古籍湮没缺佚，史臣的尊卑等次和职能分工很难辨析清楚。
- ② 终古：夏太史。《吕氏春秋·先识览》：“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，执而泣之。夏桀迷惑，暴乱愈甚，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。”
- ③ 向挚：殷商内史。《吕氏春秋·先识览》：“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，于是载其图法，出亡之周。”
- ④ 屠黍：晋太史。《吕氏春秋·先识览》：“晋太史屠黍，见晋之乱也，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，以其图法归周。”
- ⑤ 赵、崔之弑：指“赵盾弑其君”和“崔杼弑其君”的记载。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云：“赵穿攻灵公于桃园，宣子未出山而复。太史书曰‘赵盾弑其君。’”赵穿，赵盾的侄儿。宣子，即赵盾。又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记载：“太史书曰：‘崔杼弑其君。’”
- ⑥ 郑公孙黑强与于盟，使太史书其名：事见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：“郑为游楚乱故，六月丁巳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孙段氏。罕虎、公孙侨、公孙段、印段、游吉、驷带私盟于闾门之外，实薰遂。公孙黑强与于盟。使太史书其名，且曰七子。”郑伯，即郑厉公，名嘉。

⑦《博学章》：《汉书·艺文志》六艺略小学类序云：“博学七章者，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然而史官一职虽然历代未缺，但史书还是有遗失，所以史官的尊卑序列与职能分工，无法辨析清楚。据《吕氏春秋》说：“夏朝的太史令终古见夏桀迷惑乱国，便携带图册法典投奔了商。商太史向挚见商纣王淫乱残暴，就带上图册法典投归了周。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横无德，也携图册法典归向了周。”又《春秋左氏传》中有晋国、齐国太史记载赵盾弑其君、崔杼弑其君；公孙黑强行参与郑伯和大臣的结盟，令太史记载他们的姓名入史册，并且称为七子。鲁昭公二年，晋侯派韩宣子来鲁国访问，到太史氏处看书，见到《易象》与《鲁春秋》，感叹说：“周王室的礼仪制度全在鲁国保存下来了。”既然如此，那么各种史官的职位，太史是其中位置最高的吗？直到秦一统天下，秦太史令胡毋敬著《博学章》。这就表明自夏代到秦王朝，太史一职从未改变过。

汉兴之世，武帝又置太史公，位在丞相上，以司马谈为之。汉法，天下计书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^①。叙事如《春秋》^②。及谈卒，子迁嗣^③。迁卒，宣帝以其官为令，行太史公文书而已。寻自古太史之职，虽以著述为宗，而兼掌历象、日月、阴阳、管数^④。司马迁既歿，后之续《史记》者，若褚先生、刘向、冯商、扬雄之徒^⑤，并以别职来知史务。于是太史之署，非复记言之司。故张衡、单飏、王立、高堂隆等^⑥，其当官见称，唯知占候而已。其二条。

【注释】

①天下计书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：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“谈为太史

公”。《集解》引如淳曰：“汉仪注：太史公，武帝置，位在丞相上，天下计书，先上太史公，副上丞相，序事如古春秋。迁死后，宣帝以其官为令，行太史公文书而已。”

- ②叙事如《春秋》：意为太史记述事情如同《春秋》，编年记事。
- ③及谈卒，子迁嗣：司马谈死后，司马迁承继父职，任太史公。
- ④历象：推历观象，观测推算天体的运行。即《尚书·尧典》所谓“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”。日月：代指整个天体。阴阳：关于天地运行的学问，战国时有“阴阳家”学派，其学包括阴阳四时、八位、十二度、廿四时等数度之学和五德终始的五行之说。管数：研究天地阴阳的学问。
- ⑤褚先生：即褚少孙，生卒年不详，宣帝时博士，事大儒王式，故号为先生。冯商：生卒年不详，西汉末人，著有《铎赋》等九篇，又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冯商续《太史公》七篇。其生平不可考。
- ⑥单颺：生卒年不详，汉代数学家、天文学家。《后汉书·单颺传》云：“颺，字武宜，善明天官算术，举孝廉，稍迁太史令。”王立：汉代人，生平不详。高堂隆：生卒年不详，汉末魏初人，天文学家。《三国志》本传裴注引《魏略》云：“大史上汉历不及天时，因更推步弦望朔晦为太和历。帝以隆学问优深，于天文又精，乃诏使隆与杨伟、骆禄参共推校。”

【译文】

西汉兴起的时代，武帝又设太史公一职，位在丞相之上，命司马谈任此职。汉代法律规定，天下州县所进记载人事、户口、赋税的簿籍先呈太史公阅览，后再呈给丞相。太史公记叙事情如同《春秋》的方式。司马谈死后，其子司马迁继任太史公。司马迁死后，汉宣帝把太史公改为太史令，其职能仅为发布太史令公文而已。考察自古以来太史的职能，虽然以著述为主，但也兼掌日历推算、天文观察、龟卜占时、祈禳大典等事务。司马迁死后，后代续写《史记》的人，如褚少孙、刘向、冯商、扬雄等人，都是

担任别的职务又来兼掌撰史任务。因此太史这一官署,不再单单是记言记事的机构了。所以汉代的太史令如张衡、单飏、王立、高堂隆等,他们都是以担任官职而闻名,仅仅精于阴阳历算罢了。其二条。

当王莽代汉^①,改置柱下五史^②,秩如御史。听事,侍傍记迹言行,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^③,言则右史书之,此其义也。其三条。

【注释】

①王莽代汉:王莽(前45—23),字巨君,汉元城(今河北大名)人。

汉元帝皇后之侄。平帝九岁即位时,以莽为大司马。平帝死后,篡夺帝位,建立新朝(9—23),23年,农民军攻入长安,王莽被杀。

②柱下五史:《汉书·王莽传》云:“居摄元年正月,置柱下五史,秩如御史,听政事,侍旁记疏言行。”

③动则左史书之:《通释》注云:“当有‘言则右史书之’六字,今缺。”此据《通释》补。

【译文】

当王莽篡夺汉朝政权后,改为设置柱下五史,官职品级如同御史。职能是旁听政事,侍立在帝王身旁记载帝王的言行,大概是仿效古代左史记行事、右史记言论的做法,这正是古代史官的职能本义。其三条。

汉氏中兴,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^①,诏撰《光武本纪》及诸列传、载记。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^②,献所作《哀牢传》,为帝所异,征诣兰台。斯则兰台之职,盖当时著述之所也。自章和已后^③,图籍盛于东观^④。凡撰汉记,相继在乎其中,而都为著作,竟无它称。其四条。

【注释】

- ①兰台令史：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记载：显宗召（固）诣校书郎，除兰台令史。与陈宗、尹敏、孟异共成世祖本纪。固又撰功臣、平林、新市、公孙述事，作列传、载记二十八篇。李贤注引《汉官仪》云：“兰台令史六人，秩百石，掌书劾奏。”兰台，本为汉代宫廷藏书处，设御史中丞掌管，后置兰台令史，掌书奏。
- ②杨子山为郡上计吏：《后汉书·杨终传》记载：终，字子山。蜀郡成都人。显宗时，征诣兰台，拜校书郎。后受诏删《太史公书》为十余万言。《论衡·佚文》：“杨子山为郡上计吏，见三府作《哀牢传》不能成，归郡作上。孝明奇之，征在兰台。”计吏，即掌计薄的官吏。汉时，专掌记录人事、户口、赋税等事务。
- ③章和：汉章帝年号（87—88）。
- ④东观：东汉皇官藏书之府和国史修撰之所。

【译文】

汉代中兴时，汉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，诏令他撰写《光武本纪》及各列传、载记。又有杨子山为一郡掌管计薄的官吏，献上所作《哀牢传》，受到皇帝赏识，征召他到兰台任职。由此可见兰台的职能，就是当时学者著述的地方。自汉章帝章和以后，图书典籍则盛藏于东观。凡撰写的汉代历史，都相继写成于东观，都称作著作，始终没有别的称呼。其四条。

当魏太和中，始置著作郎^①，职隶中书，其官即周之左史也。晋元康初，又职隶秘书，著作郎一人，谓之大著作^②，专掌史任，又置佐著作郎八人。宋、齐已来，以“佐”名施于“作”下。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。旧事，佐郎职知博采，正郎资以草传，如正、佐有失，则秘监职思其忧。其有才堪撰述，学

综文史，虽居他官，或兼领著作。亦有虽为秘书监，而仍领著作郎者。若中朝之华峤、陈寿、陆机、束皙^③，江左之王隐、虞预、干宝、孙盛^④，宋之徐爰、苏宝生^⑤，梁之沈约、裴子野，斯并史官之尤美，著作之妙选也。而齐、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，陈氏因循，无所变革，若刘陟、谢昊、顾野王、许善心之类是也^⑥。其五条。

【注释】

- ①著作郎：史官名。三国魏明帝始设，隶属中书省，掌修国史，其属有佐著作郎、校书郎等。《晋书·职官志》载：“魏明帝太和中，诏置著作郎，始有其官。”
- ②大著作：史官名，晋武帝时设置。《晋书·职官志》云：“著作郎一人，谓之大著作郎，专掌史任。又置佐著作郎八人。”
- ③中朝：《通释》注云“曹魏、西晋”。束皙：生卒年不详，西晋史学家，曾任佐著作郎。撰《三魏人士传》、《晋书》帝纪、十志等。《晋书》有传。
- ④江左：代指东晋。
- ⑤苏宝生：生卒年不详。《宋书·王僧达传》云：“苏宝者，名宝生。本寒门，有文意之美。元嘉中立国子学，为《毛诗》助教，为太祖所知，官至南台侍御史，江宁令。”
- ⑥刘陟：生卒年不详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均著录其撰《齐纪》（《齐书》）。谢昊：生卒年不详。南朝梁中书郎，曾撰《梁书》。顾野王（519—？）：南朝陈史学家。《陈书·顾野王传》记载：顾野王，字希冯。遍观经史，无所不通，领大著作，掌国史，知梁史事。撰《国史要略》一百卷。许善心（558—618）：字务本，隋朝史官，曾补撰史学士。其父许亨，南朝陈史官，历官太中大

夫，领大著作。撰梁史未就而歿。许善心继承父业，成《梁史》七十卷，已佚。

【译文】

到三国魏太和年间，开始设置著作郎，隶属中书省，其官职相当于周朝的左史。晋惠帝元康初年，又将著作郎隶属秘书省，设著作郎一人，称之为大著作，专门掌管修史的责任，另又设置佐著作郎八人。宋、齐以后，将“佐”字放在“作”之下。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。按照惯例，佐著作郎负责广泛搜采资料，著作郎借此资料草撰文稿，如果著作郎、佐著作郎有什么失误，则秘书监一职应负责任。其中有些才能堪当著述，学问贯通文史的人，虽然任职他官，有的也兼著作郎一职。也有虽然是秘书监，但仍然兼领著作郎的人。如西晋的华峤、陈寿、陆机、束皙，东晋的王隐、虞预、干宝、孙盛，南朝宋的徐爰、苏宝生，南朝梁的沈约、裴子野，他们都是史官中的佼佼者，作品都是著作中的精品。而到齐、梁二朝又设置修史学士，陈朝因循继承，毫无变化，如刘陟、谢昊、顾野王、许善心这些人就是修史学士。其五条。

至若偏隅僭国^①，夷狄伪朝^②，求其史官，亦有可言者。案《蜀志》称王崇补东观，许盖掌礼仪^③，又郤正为秘书郎^④，广求益部书籍。斯则典校无阙，属辞有所矣。而陈寿评云“蜀不置史官”者^⑤，得非厚诬诸葛乎？别有《曲笔》篇，言之详矣。吴归命侯时^⑥，有左右二国史之职，薛莹为其左，华覈为其右^⑦。又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^⑧。以斯考察，则其班秩可知。其六条。

【注释】

①偏隅僭国：割据一方的非正统王朝。偏隅，偏僻的地方。僭国，

割据对立的王朝,也指未受封号的国家。

- ②夷狄伪朝:夷狄,旧时指未开化的民族,此泛指汉族之外的民族。伪朝,非正统王朝的贬称。
- ③王崇补东观,许盖掌礼仪:《三国志》及裴注均无王、许的记载。常璩《华阳国志》卷十二云:“述作,蜀郡太守王崇,字幼远。”又《三国志·蜀书·许慈传》记载:慈字仁笃,南阳人。慈、潜(姓胡)并为博士,与孟光、来敏等典掌旧文。孙毓修《史通札记》认为“许慈”即“许盖”,待考。二人“补东观”与“掌礼仪”事,无考。
- ④郤正(?—278):字令先,三国时蜀国史官。博览坟籍,入为秘书吏,转为令史,迁郎至令。《三国志》有传。
- ⑤蜀不置史官:语出《三国志·蜀书·后主禅传》:“评曰:……国不置史,注记无官,是以行事多遗,灾异靡书。诸葛亮虽达于为政,凡此之类,犹有未周焉。”
- ⑥吴归命侯:吴孙皓降后,封归命侯。
- ⑦薛莹为其左,华覈为其右:薛莹、华覈皆为三国吴史官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薛莹传》记载:莹字道言,初为秘府中书郎。孙皓初,为左执法。后下莹狱,徙广州。右国史华覈上疏留莹卒编史之功,皓遂召莹还为左国史。又《三国志·吴书·华覈传》记载:华覈,字永先,以文学入为秘府郎,迁中书丞。后迁东观令,领右国史。
- ⑧周处(236—297):字子隐,义兴阳羨(今江苏宜兴)人,卒赠平西将军。仕吴时,为东观左丞。传说有“周处除三害”。

【译文】

至于像偏僻割据的小国,夷狄所建立的伪王朝,考察它们的史官设置情况,也有可以谈一谈的。查《蜀志》中说王崇补任东观史职,许盖掌管国家礼仪制度,还有郤正任秘书郎时,曾广泛搜求蜀地的书籍。这样看来典校尚无缺失,著述则有所依据。而陈寿却评论说“蜀国不设置史

官”，岂不是在极力诬陷诸葛亮吗？另外有《曲笔》一篇，详细论述了此事。吴国孙皓执政时，设有左右二国史之职，薛莹是左史，华覈是右史。又有周处在吴国时曾由左国史迁升为东观令。由此看来，这些国家的史官体制品级很清楚。其六条。

伪汉嘉平初^①，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^②，撰其国君臣纪传。前凉张骏时^③，刘庆迁儒林郎、中常侍^④，在东苑撰其国书。蜀李与西凉二朝记事^⑤，委之门下。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^⑥，欲造国纪，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，使撰录时事。自余伪主，多置著作官，若前赵之和苞^⑦，后燕之董统是也^⑧。其七条。

【注释】

①嘉平：前赵刘聪年号（311—314），相当于西晋怀帝、愍帝时。308年，刘渊称帝，国号汉。310年，子刘聪即位。319年刘曜改国号赵，史称前赵。

②公师彧：《晋书·前赵刘聪》载记有“太中大夫公师彧”句，无“领左国史，撰其国君臣纪传”之文。

③张骏（307—346）：字公庭。叔父茂卒，无子，骏嗣立，称凉王，尽有陇西之地。在位二十二年卒。私谥文，年号太元。

④刘庆：《晋书·张轨传》附其子张骏传，有云“骏命襄涛等进讨辛晏，从事刘庆谏”之语。其生平不可考。

⑤蜀李：指成汉政权。《通释》注云：“蜀李者，国号成，后改称汉。”西凉：十六国之一，汉族李暠（gǎo）所建。都酒泉（今属甘肃），一说都敦煌（今属甘肃）。历三主，共二十二年。

⑥南凉主乌孤：《晋书·南凉载记》云：“秃发乌孤，河西鲜卑人也。”